

楚文化史

張正明著



周谷城主編
中國文化史叢書

楚文化史

張正明著

台北南天書局發行

本書選自《中國文化史叢書》，
並經著者合法授權。

楚文化史

精裝新台幣250元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初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張正明
發行者：魏德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02) 362-0190 電傳(Fax)：(02) 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
製版廠：豪華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309-1235 台北市西園路2段279之7號4樓
印刷廠：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967-7226 板橋市中正路216巷2弄13號

ISBN 957-9482-31-4

目 錄

導 言	1
第一章 楚文化的淵源	5
第二章 濫觴期的楚文化	17
第一節 筭路藍縷的歷程	17
第二節 從荊睢山區到江漢平原	23
第三章 茁壯期的楚文化	33
第一節 楚文化勃興的特殊機遇	34
第二節 楚文化發展的特殊道路	39
——師夷夏之長技而力求創新	
一、楚式的陶器是夷夏相變的成果	40
二、火耕水耨和築陂灌田盛行於夷夏錯居地區	43
三、得揚越和華夏的青銅冶鑄技術而兼之	49
四、介乎夷夏之間的楚制和楚俗	59
第三節 紅銅和青銅	63
一、採掘和冶煉	63
二、鑄造和焊接	74
第四節 楚器的風格	81
一、禮器	83
二、兵器	88
三、樂器	93

第五節 夏化的楚言和楚式的夏字·····	96
一、夏化的楚言·····	96
二、楚式的夏字·····	99
第六節 楚人的習俗·····	102
一、尚赤，尚東，尚左·····	103
二、念祖，愛國，忠君·····	106
三、崇巫·····	110
四、知音·····	118
五、層台累榭和長鬣細腰·····	122
第七節 浸潤江淮·····	129
第四章 鼎盛期的楚文化 ·····	133
第一節 銅器和鐵器 ·····	136
一、青銅冶鑄業的技術進步·····	136
二、青銅器品種的發展趨勢·····	143
三、青銅器風格的演變趨向·····	150
四、鐵器的提高和普及·····	152
第二節 絲織和刺綉 ·····	156
一、絲織·····	158
二、刺綉·····	168
三、花紋的風格·····	169
第三節 木雕，竹編，漆繪，以及料器生產 ·····	179
一、木器·····	179
二、竹器·····	194
三、漆器的生產工藝·····	196
四、漆器的裝飾藝術·····	199
五、料器生產·····	202
第四節 城市 and 商業 ·····	204

一、城市和建築·····	204
二、商業和貨幣·····	211
第五節 天文和歷法·····	219
第六節 哲學·····	228
一、鸞子哲學·····	229
——關於楚國早期道家的傳說	
二、老子哲學·····	234
三、莊子哲學和屈子哲學·····	240
第七節 文學·····	246
一、莊周與散文·····	248
二、屈原與詩歌·····	251
第八節 字和畫·····	258
一、字體·····	259
二、帛畫和壁畫·····	263
第九節 樂舞·····	266
第十節 世俗與神靈·····	277
一、楚人的日常生活·····	277
二、楚人特殊信仰·····	287
第五章 滯緩期和轉化期的楚文化·····	293
第一節 滯緩期的楚文化·····	293
第二節 轉化期的楚文化·····	304

導 言

楚文化因楚國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種區域文化。它同東鄰的吳越文化和西鄰的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開在長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區域文化之花。

當楚文化跡象初露之時，它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蠻文化的餘緒，特色還不多，水平還不高，幾乎無足稱道。春秋中期是楚文化際會風雲之時，從此，它便領異標新，而與中原文化競趨爭先，竟有後來居上之勢。這個交融、衍生、勃興、轉化的過程所體現的文化演進規律，是引人入勝的。

從楚文化形成之時起，華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兩支：北支為中原文化，雄渾如觸砥柱而下的黃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峽而出的長江。這北南兩支華夏文化是上古中國燦爛文化的表率，而與時代大致相當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遙相輝映。

人們對楚文化的認識，隨著資料的增多而加深。在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楚文化只是哲學上的老、莊和文學上的莊、騷，雖極玄妙、奇瑰之能事，終究像瓶中的無本之

花。至於把有限的傳世文獻和無限的出土文物結合起來，對楚文化作全面的研究，則是在近半個世紀內逐步推進的。

從 1933 年到 1938 年，位於安徽壽縣李家孤堆的楚幽王墓三次被盜掘，出土文物數以千計。其中有些文物經收藏者公之於世，引來學術界的關注，成為楚文化這個學科誕生的契機。本世紀四十年代初，湖南長沙市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帛書“月令”一件。四十年代末，長沙市陳家大山戰國楚墓出土人物龍鳳帛畫一件。在 1949 年以前，對楚文化的研究僅限於利用非科學出土的文物，做些楚器鑒別和楚字考釋之類的零星工作。

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在長沙市發掘了戰國楚墓 70 餘座。1952 年間，由中南文化部主持，在長沙市發掘了春秋戰國楚墓 150 餘座。從此，才進入了對楚文化的遺存作科學的發掘並且對楚文化的性質和面貌作深入研究的階段。

五十年代，發現楚文化遺存最多的地方是長沙市。此外，1957 年，在安徽縣出土了戰國中期的鄂君啓節四枚（按，1960 年在該地又徵集到一枚），1957 年和 1958 年在河南信陽縣長臺關發掘了戰國中期的大型楚墓兩座，也是五十年代楚文化考古工作的重要收穫。

六十年代，故楚郢都紀南城所在地湖北江陵縣，成了探尋楚文化遺存的中心。從江陵縣太暉觀、張家山、葛陂寺、拍馬山、望山等地的楚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珍貴的文物。

七十年代，在比以前更廣的範圍內發現了比以前更多的楚文化遺存。湖北當陽縣趙家湖發掘的西周晚期至戰國晚期的楚墓 297 座，江陵縣雨臺山發掘的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的楚墓 558 座，河南淅川縣下寺發掘的春秋中期至晚期的楚墓 25 座，湖北

大冶縣銅綠山發現的周代的銅礦冶遺址，以及湖北隨州市擂鼓墩發掘的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對於認識楚文化的內涵都是至關緊要的。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經過反覆比較和多次修正，基本上建立了東周楚墓的年代學序列，並且大體上認識了東周楚文化的考古學特徵。

八十年代的前半期，楚文化遺存的重大發現，首推江陵縣馬山1號墓出土的大量絲織、刺繡珍品。

可以預期，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持續發展，今後必將有更多的楚文化遺存面世。

當考古工作者為楚文化遺物拭去歷史的塵垢，使它們重見天日之時，紛華照眼，令人有美不勝收之感。考古工作者的發現，為一切有關的學科加入楚文化研究的行列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所謂楚文化，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兩個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學上的楚文化，以體現在考古遺物上的為限，主要是物質文化。歷史學上的楚文化，則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合。

根據現有的資料，可以說楚文化有六個要素：其一，是青銅冶鑄工藝；其二，是絲織工藝和刺繡工藝；其三，是髹漆工藝；其四，是老子和莊子的哲學；其五，是屈原的詩歌和莊子的散文；其六，是美術和樂舞。假使可以把六個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麼，楚文化的美輪美奐的高堂邃宇，正是憑藉著它的六根支柱營造成功的。

楚文化的淵源，楚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楚文化的發展階段，以及楚文化對後世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所曾作出的

貢獻，都是正在探討中的饒有興味的課題。本書所介紹的，自然只是作者的見解，或許幸而言中，難免也有言而不中的。我們在撰寫此書之時，爲楚文化輝煌的成就所激奮，爲楚文化深廣的遺澤所鼓舞，情蓄乎中，發而爲言，不吐不快，如此而已！

參加本書撰寫工作的，除張正明外，有：

涂又光，撰寫第四章第六節和第五章中有關哲學的段落；

劉彬徽，撰寫第三章第五節之“二”和第四章第八節之“一”；

王勝利，撰寫第一、二章中有關天文和曆法的段落以及第四章第五節；

郭德維，協助審訂某些考古資料。

1985年12月

第一章 楚文化的淵源

楚文化是在江漢地區誕生和成長的，但它的主源不在江漢之間。

新石器時代江漢地區的土著，是傳說中的三苗。《戰國策·魏策一》記吳起說：“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吳起是戰國初期的人，那時的彭蠡應即今鄱陽湖，那時的洞庭應即今洞庭湖。至於文山和衡山的地望，古今學者多所考證而莫衷一是，不外乎兩種情況：若非名稱先後相異，則必方位南北互倒。總之，一個應在彭蠡、洞庭之南，一個應在彭蠡、洞庭之北。按吳起的說法，江漢地區正是三苗的腹地。

三苗，別稱“有苗”或“苗民”，是一個龐雜的族系。三苗的“三”，恰如九黎的“九”，是說他們族類紛繁、部落眾多。因此，三苗的文化遺存決不只有一種。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即大溪文化和較晚的屈家嶺文化以及更晚的石家河文化，都可能是三苗的文化遺存。《山海經》裏多處說到三苗，所居之地不盡相同，在南的多，在西的少，原因也在於族類的紛

繁。

遠古之世，江漢地區的部落流徙不定。在不同族類之間，此退彼進，此消彼長，是常有的事。反映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上，便是先後兩種文化之間未必有內在的傳襲關係。屈家嶺文化雖晚於大溪文化，但沒有充分的理由說它是從大溪文化脫胎而來的。至於後來的楚文化，就更沒有證據說它是在石家河文化或屈家嶺文化的母腹裏孕育成形的。

楚文化的主源，應該到楚人的先民祝融部落集團那裏去找。因此，無論空間和時間，我們都不得不從遠處說起。

《國語·鄭語》和《史記·楚世家》都說，楚人是祝融的後裔。楚人奉祝融為始祖，這可以從楚國的祀典中找到確鑿的證據。《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楚國的別封之君夔子不祀祝融和鬻熊（鬻熊是楚君的先人），楚人以爲大逆不道，舉兵攻滅了夔國。由此可見，在楚人的心目中，祝融有著何等崇高的位置！《左傳·昭公十七年》記：“鄭，祝融之虛也。”當年的鄭，在今河南新鄭縣，位於中原腹地。據《國語·鄭語》所記，祝融的後裔有八姓。李學勤考證祝融八姓分布在中原，其說大致不誤。^①

《國語·鄭語》和《史記·楚世家》還說，祝融是高辛的火正。高辛，即帝嚳，即帝俊，即帝舜。火正，生為火官之長，死為火官之神。高辛與祝融之間傳說的君臣關係，反映了兩個分別奉高辛和祝融為始祖的部落集團之間的主從關係。這個主從關係給祝融的後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楚人在所有古帝中特別推崇高辛。長沙市子彈庫楚墓出土的帛書，有“帝舜乃

^① 李學勤《談祝融八姓》，《江漢論壇》1980第2期。

爲日月之行”句。帝俊，即高辛的別稱帝俊。顯然，楚人把高辛尊奉爲宇宙的主宰了。

祝融既是火神，也是雷神。在楚辭中，雷神是豐隆，號爲雲中君。古無輕唇音，今讀輕唇音者，古讀爲重唇音。祝融和豐隆，其聲相近，都是狀雷聲的詞。《國語·鄭語》記西周末期鄭國的史伯說：“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這裡，史伯所讚揚的，實爲雷神。屈原所作《九歌·雲中君》對雷神的描寫，有“爛昭昭兮未央”，“與日月兮齊光”，以及“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爲窮”等，與前引史伯的話比照，實同出一轍，幾乎只有詩歌化與散文化的區別。

楚公逆罇所記的吳回，也是一位祝融，回字寫作雷字，應以雷字爲正，回字是雷字的簡體，這也說明祝融又是雷神。

祝融這位火神兼雷神，地位與日神相近。還是那位史伯說：“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地上的火堆，天上的火球，都能給生物帶來光和熱。但能“生柔嘉材”的，卻只能是天上的火球太陽。

古人所認識的天界之火，除了永存的太陽、偶發的雷電，還有火星。這火星，所指的不是被稱爲“熒惑”的行星，而是被稱爲“大火”和“鶉火”的恆星。祝融之所以爲火神，與“大火”、“鶉火”這兩顆星也有牽連。

農事講究時令，春種、夏長、秋收、冬藏，一切以時令爲轉移。至於時令的更換，則由天象的變化來判別。上古之世，火正的一項重要職責是觀象授時，即觀測大火和鶉火的星象位置來確定農時。古人觀測星象，主要是在天空剛變黑的黃昏時候進行的。被觀測的星，如剛從東方升起，叫“昏見”；如剛

在西方落下，叫“昏伏”；如恰在南方正中，叫“南中”。

大火是一顆一等星，西名為天蠍座 α 。在中國古代的恒星區劃體系二十八宿中，大火是心宿的第二號星，簡稱心宿二。古人以“心”、“火”的美稱為它命名，是因為它有與眾不同的鮮紅顏色。中原地區的春耕、春播，以始於春分前後為宜。當高辛之世，大火在春分前好多天就昏見了。這時，中原的人民該放火燒荒以備耕種了。而把妥善地保存了一冬的火種引出來，並且點燃燒荒的第一把火的人，應為火正。《禮記·郊特牲》說：“季春出火，為焚也。”說的雖是周代“出火”燒荒的儀式，但出火燒荒的生產習慣應是在遠古形成的。季秋時節，大火昏伏之後，還要舉行儀式，把火種收起來，叫做“內火”。

由於歲差，大火昏見的日期逐漸推遲。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即約當夏代的中期，大火昏見恰在春分時節。再往後，到商代，大火在春分後好多天才昏見。如果等到這時才去刀耕火種，就太遲了。為了不誤農時，火正不得不把觀測大火昏見改為觀測鶉火南中了。鶉火原名昧，即二十八宿中的柳宿，是一群形如鳥喙的暗淡小星，西稱屬於長蛇座。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即約當商代的中期，鶉火南中恰在春分時節。昧星本來與火毫不相干，它之所以也以火見稱，想必是因為火正把它的南中當作出火時節到來的標誌。高辛的火正是黎，其兄是重。《國語·楚語下》說：“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敝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重和黎，其實都是火神，不過一個管天界之火，一個管人間之火罷了，可以合稱為重黎，二而一，一而二。《左傳·襄公九年》記：“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為鶉火，心為大火。”說

的是火正觀測對象的演變，起初觀測大火，後來觀測篝火。所謂“或食於心，或食於味”，其實是有先後之別的。

由此可知，楚人的先祖是我國古代最早知名的天文學家，他們觀象授時的豐富經驗，是直接為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服務的，因而後來的火神就兼為農神了。

楚人的先民以鳳為圖騰，說詳《鳳鬥龍虎圖像考釋》。^②降至春秋戰國之世，在楚人的意識中，作為圖騰的鳳只剩下朦朧的回憶了，但仍有圖騰的某種象徵作用和某些神秘意味。在楚人看來，鳳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鳥。他們對鳳的鍾愛和尊崇，達到了無出其右的程度。在楚國的文物中，鳳的雕像和圖像多得數不勝數，遠非周代其他各國的文物可比。楚人的鳳，雖有多種多樣的體形和姿態，但都顯得雍容華貴、偉岸英武。楚人以為，只有在鳳的導引下，人的精魂才得以飛登九天，周遊八極。所以，屈原在《離騷》中寫道：“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莊子·逍遙遊》說：“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這鵬，就是大鳳。

鳳的原型，應是一種或幾種凡鳥，山雉大概是主要的一種。《尹文子·大道上》記著一個故事，說一個楚人錯把山雉當做鳳，高價買來，要獻給楚王，山雉雖死於途中，楚王仍給此人以厚賞。這個故事不發生在別國而發生在楚國，決非偶然。鳳的原型，當然不會有鳳那麼美，那麼大，那麼神。楚人把鳳設想成我們現在從楚國文物上所看到的那些模樣，無非因為他們相信鳳與他們的祖先有某種親緣關係，所以把自己認為美好的特性和特徵都給了鳳。他們尊崇鳳，就是尊崇自己的祖先；他

② 張正明、滕壬生、張勝琳作，見《江漢考古》1984年第1期。

們鍾愛鳳，就是鍾愛自己這個民族。

先秦之世，唯獨楚人好以鳳喻人。《史記·楚世家》記楚莊王答進隱者之間說：“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③在這個為後人所樂道的故事裏，進隱者以鳥喻楚莊王，楚莊王則以鳥自喻。這鳥，蜚能衝天，鳴能驚人，想來是非鳳莫屬的了。《史記·孔子世家》記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這是以鳳喻孔子。《九章·懷沙》中寫道：“鳳凰在笈兮，鷄鶩翔舞。”這是屈原以鳳自喻。《離騷》中寫道：“鷲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所謂“鷲鳥”，實即大鳳。《文選·辨命論》注引高誘說“大鳳鷲鳥”，上古風、鳳二字相通，大風即大鳳。在《離騷》中，屈原是以大鳳自喻的。

鳳又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說，南方之神“祝融”，“其精為鳥，離為鸞”，鸞即鳳。這是漢人的說法，當以楚人的傳統觀念為依據。一個是作為姓祖之神的祝融，一個是作為始祖之靈的鳳，二位一體。

祝融部落集團所依附的高辛部落集團，也以鳥為圖騰。帝俊的“夔”字，就是鳥的象形。^④楚人以鳳為圖騰，或許出於固

③ 進隱者，《史記·楚世家》說是伍舉，《韓非子·喻老篇》和《呂氏春秋·重言篇》說是成公賈，《新序》卷二說是士慶。受諫者，上列四種文獻都說是楚莊王。《史記·滑稽列傳》所記獨異，說是淳于髡進隱諫齊威王。按，《滑稽列傳》記事多誤，應為後人補作。楚莊王死後二百三十四年，齊威王始立，而《滑稽列傳》竟說楚莊王後於齊威王“百餘年”，其荒誕如此！淳于髡進隱諫齊威王之說，似不可信。

④ 參考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見《歷史論叢》，中華書局，1964年。

有的信仰，但也可能是從高辛部落集團移植過來的。

文獻所記夏朝的興衰之跡，還不能說全是信史。然而，夏朝的存在已有某些遺址提供了可信的物證。《國語·周語上》說：“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融即祝融，“融”字前面可能脫了一個“祝”字。回祿，是火神的別稱。火神，賜福於人者稱祝融；降禍於人者稱回祿。夏朝的興亡，與火神的關係如此密切，可見在夏人戰勝高辛部落集團之後，祝融部落集團轉而依附於夏朝了。

夏人崇奉炎帝，以致後人傳說夏禹治洪水曾得到炎帝女瑤姬的幫助。^⑤炎帝是日神，所以《白虎通·五行篇》說：“炎帝者，太陽也。”日中有火，因此炎帝這位日神統轄著火神。《左傳·昭公十七年》記鄒子說：“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與祝融之間本無統系，然而，祝融部落集團依附於夏朝的時間一長，他們就從人間的主從關係推廣出神界的主從關係。祝融就甘居炎帝之下了。《呂氏春秋》、《禮記》、《淮南子》等書都說，祝融是從屬於炎帝的神。《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張守節《正義》說：“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這個“佐”字，確切地標明了祝融部落集團對夏朝的依附關係。長沙市子彈庫楚墓出土的帛書，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句，足見楚人自己也並不諱言祝融是聽命於炎帝的。

炎帝也是東部羌人的先民崇奉的神。《左傳·哀公九年》記史墨說：“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姜姓就是東部的羌人，他們的先民與更在其東的夏人為鄰，彼此居處既近，交往

⑤ 瑤姬為炎帝（赤帝）女，見《文選·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瑤姬助夏禹治洪水，見《太平廣記》卷五六引《墉城集仙錄》。